

关于帽子，我总是不能忘记三件事。无论是否存在某种隐喻，它们至少可以算作我成长史上，有影响力的几个节点。

哥哥长我六岁，在大家都还是童少时期，常是不带我玩的。多次，我像膏药一样贴上去，欲强行加入，均遭驱赶。儿童被少年拒绝入伙，其胸闷的强度，相当于后来失恋的三四分之一，或是有的。

1967年某个周日下午，和我哥一起去翼风模型商店的，不是我，而是他的一个同学。他俩从江阴路的一条弄堂进入，正向南京西路穿行，从斜刺里冲出两名年龄相仿的少年，以惯犯式的老练，抢走了他俩头上的军帽。抢劫者已不见踪影，他俩仍在原地，微微颤抖。

稍后，让他俩感到羞耻的是，他俩放大了地形陌生的风险，无任何行动，仅仇苦地对视了一眼。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，放弃追击，究竟是出于理智，还是胆怯。走进家门时，他俩是沮丧的。马虎的判断者，以为他俩是在肉痛失去的两顶帽子。而真相是，一个突发事件，让他俩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懦弱。面对强势之恶的羞辱，冠冕堂皇的道德批判，不会是个年代少年真实的内心反应。而男性力量对峙，落了下风，才是彼时之痛。那个年代，以及那个年纪，敬重人性中的战力，并不在乎你是否具有烟纸店老板的算度。如果，那次他俩拔脚追击，在陌生地盘遭人痛殴；人们会说，哥俩俩

敬酒情

高元兴

大草原的蒙古包，是草原的心脏柔软且刚健。蒙古包的敬酒情，是天空的襟怀博大且明亮。

羊角杯，蒙古袍，太阳脸，红彤彤。一杯杯，炙如火，酒味醇，歌声烈。聚风云历史雄浑于歌酒，引北国江南宾客竞折腰。捧出心唱，厚于地高于天的情感，洒向人间皆奔放；小饮豪饮，亮如泉深如海的襟怀，酒不醉人心自狂。

酒风劲，歌潮掀，天似穹庐，情如汪洋。日正午，霞绚烂，草色青青，花朵微醺。

如果有迷惘，已被矫健的雄鹰啄去；如果有彷徨，已被剽悍的马蹄踏破。太阳之金杯，碰出世界的辽阔、深邃与光明。人寰之心杯，斟满生命的美好、爱恋与向往。



被抢的帽子

郭峭峰

胆量还是有的。这样，失去的帽子，反而成就了他们的名声。

七岁的我，在本次事端中发现，恶居然占了优势，极难过。我的人生之窗，像是首次被人以毫不掩饰的卑劣方式，打碎了一块玻璃。

此前，作为稚童，顶多体验过父亲的动粗，尽管这也是恃强凌弱，但这不至于让我联想到恶。通常，父亲气头过了，让你坐在他的膝盖上；并说，打你是为了你好；再弄一个桃子或梨子给你，它们和眼泪鼻涕一起进入我的口中时，我隐约能明白，自己正被成年人摆弄于股掌。血缘的力量，确实对父子怨恨形成天然对冲，外加被三花两花，我还是忘了刚才的伤害，成全父亲，一举抹平了他动粗后的内疚。

这次不同，有种想替兄长去报仇的冲动。很多年以后，一位当过西双版纳知青的好友告诉我，当年，他曾被四五个人暴打过，调养了十天后，两只脚一落地，他突然意识到，再次站起来的，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。

恶，对原生的天真和爱，是嚣张的吞噬。每遭遇一次恶，天性中的善良，就可能脱落一块。

有了1967年的这个印记，七年后另一状况突发时，我们有些纠结。

从1974年夏季的某一天起，我家正对面复兴公园水泥围墙的顶端，很多年轻人像鸟一样停在上面。他们在等待一个安全间隙，避开纠察视线，从墙顶向内一跃，就自行免去了入园门票。

我和一些悠闲青年，在家门前，隔着高大梧桐庇荫下的复兴中路，观摩这个怪异的画面。有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哥，对一位

比我大六七岁、已有职业的朋友说，喂，帮我去弄一顶军帽吧。我虽不认同，但轮不到我

出来制止。于是，我就等同伴在同一阵线中了。

我姑且称呼那位前去执行不光彩任务的兄长叫张健吧。眨眼，他已经腿朝外，坐在两米高的公园外墙顶上，和旁边一位兄弟搭上了，两人又大笑起来。那人的脑袋上，自然是有一顶军帽的。

我们屏息静气地站着，发现张健下手的动作，是个极狡猾的谋划。当那兄弟往公园内跳去的刹那，他头上的那顶军帽，已被张健拎在手里了。我们在等着那个丢了帽子的人，复从墙内爬上并露出一张愤怒的脸；但没有，不排除此刻在墙内，他正苦命地被纠察扼住。

张健的行为，无论在当时和现在，都不可原谅；我再纠结，也不至于为他的行为开脱。但我很难不去回味他出手的那一刻，以及另一个清晰的画面：张健从墙上跃下，拎着军帽欲穿行马路，1974年的一辆辆车，在他面前开过。他镇定地等着，根本不向身后看一眼。

以后，我想起张健，这样一个不受道德掣肘，又具有超常行动能力的人，在这个充满机遇和变数的时代，他的人格及禀赋，会给他带来些什么？他将被岁月如何揉搓？他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？

近五十年过去，再无他的消息。

1984年，我大学毕业已有两年。过去，我从不戴帽子；但这一天，我戴了一顶普通的棒球帽，前去和二十位在沪同班同学茶聚。

老宋，是老三届，长我十二岁，早早谢了顶。他倒不会把最后一绺头发，极珍视地从头顶左侧搭至右侧。平时，他和我们几

能出现的小货轮。勇士们接连不断的“花色跳水”，看得我心痒。于是与邻居商量，他们能桥上跳水，我们也会游泳，为什么不能到苏州河去试试水呢？几天后酷热的下午，和弄堂一帮小伙伴斗胆到苏州河去“玩水”。我们没魄力从桥上“跳水”，便跨过靠在岸边几艘船，

夏泳趣事

程志忠

从最外侧的一艘船上依次跃入水中。那时水体污染已很严重，我们全然不顾。我们在河中央一个劲地向东畅游了数百米才上岸，身上散发阵阵河水腥味也不在乎，觉得敢与黑不溜秋的“母亲河”亲密接触，那是相当豪壮之举。

在农场务农烧烤般的夏日，每天从大田里一身汗、一身泥回来后，就往河里跳。水中畅游，暑气与疲劳全消。头枕水面，蓝天与身心同净。碰到农忙天墨墨黑收工，我也到河里照游不误，一个人在黑咕隆咚的河里“瞎”游也爽。回沪在学校工作，游泳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作为游泳特色学校，时常和体育老师带学生去游泳池训练，顺便借光游上一通过把瘾。记得有次和单位

夜光杯

40摄氏度的高温，当然要妥妥宅家。亲戚家的女孩子，试工面试通过，要请我吃烤肉，“很棒的一家烤肉店噢！”面试前我跟她聊了一个小时。定心术。

汽车在大悦城停下，穿过8楼楼顶，热浪并没有将我轰倒，我即刻被楼顶上一幕所振奋。两个20岁出头的小青年，一男一女在聊天抽烟。女的戴着白色围兜，男的口罩悬在下巴上。大概是工休的几分钟，他们上得屋顶暂歇，不知道在谈论什么，笑得很开心。他们沉醉在自己的气氛里，并不在意有个远处的我，瞧了他们好几眼。“治愈”这个词很时髦。疫情以来对种种的忧虑，连同高烧天的烦躁一并治愈。年轻人不羁而灿烂的笑容，飘扬在高高的蓝天下，灰色的水泥上，像是一个城市永不言败的象征。

果然是好吃的烤肉，装盘很新颖，薄薄的牛肉片做成一朵玫瑰花的形状插在绿色底座里。服务生多20岁出头，店堂隔位招待。“以前都要排队等候呢！”亲戚家女孩子说。就是隔位生意，也基本上是满员。仔细瞧去，基本上是不超过25岁的年轻人。两两相对，三人一桌。或者宁静，或者欢笑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宠儿，他们也是这个城市里盛

个从中学直接考入的应届生，没大没小，关系融洽。老宋倒也并非什么都不在乎，比如下围棋时，求胜的亢奋，会让他的双手微弱痉挛，且始终冰冷而潮湿。他绝不允许你悔棋，会把你的手，死死扼在棋盘上。

那天的茶聚，形式自由。分别两年，同学间很亲热。有一个人，像一头饥饿的美洲豹一般，蹑手蹑脚，从我的背后扑来，一把抢走了我的帽子，瞅了一下我的脑袋后，又盖上了。这个偷袭者，就是老宋。

看来，老宋不认为，我戴帽子是为了扮酷或保温，而是在遮蔽什么。事实证明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谢顶。老宋当众失手，略有尴尬，又大大方方地笑了，也不做任何解释。剧本虽不完整，但老宋收

开得最好看的鲜花。

5月间流传甚广的一个视频：自主创业的年轻小老板，对镜头里扫过的一间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，自嘲微笑。“都关了，连办公用品都给下家了。”“没什么，以后再开个更大的！”——圆嘟嘟的脸，斯文的眼镜，茂盛的短发，小胖子的自勉没有

爱惜他们

南妮

一丝生硬，可爱得令人鼓掌。

不计其数的年轻人给楼道里不会网购的高龄老人送吃的，代他们网购，或者教会他们网购，是这一次疫情期间最令人感动的景象之一。而在《新民晚报》推出的特刊《100位上海宁亲历的大上海保卫战》之中，使我难以忘怀的，是静安区一位婆婆替对门的一位小伙子烧饭。小伙子18岁，是学理发的，一个人从甘肃到上海。自己不会烧饭，只吃方便面。婆婆婆给他烧了几个菜、一锅饭，端给他。以后，不少邻居也送饭给他。

善是什么呢？善往往发生于自然，瞬间即反应。如花朵的绽放，雨

场的从容，我还是要模仿仿的。

老宋的偷袭，是一次以己度人的猜谜，一次恶作剧式的揭短，一次下意识自我平衡，也是一次对生理公平的变相申诉。若能预料到他会来这一手，我真的会提前把头发刮净。当帽子揭开，会有个莎士比亚式的头型在等着老宋，估计他会倒吸一口冷气。这个效果，比他仅尴尬一笑，要精彩得多。这也为在座老同学制造一个别致记忆。

无论我哥、张健、老宋和我，若从最后那天回看一生，不就是一些记忆碎片吗？

三十八年又过去了。七十多岁的老宋，已从上海城中搬去长江岸边的乡野，与河豚鱼和白鹭比邻而居，安享返璞归真。

老宋已邀我去小住，我很期待。去时，我仍会戴着一顶帽子的。

老师到一度假村游玩。其中有一项目，在河里游泳摸河蚌。我和数位会水的老师在宽阔大河里一边畅游，一边兴致勃勃摸河蚌收获颇丰，短短一个多小时，每人摸到约十斤河蚌带回家。

暑假教师旅游活动较多，每次活动游泳裤是我必带之物。教师中游泳好手较多，其中秦老师游泳念头更足。景区参观时走过山间小河，河水冰凉，他就迫不及待朝里跳。他“模子”大，长得白白胖胖又爱仰泳，大白肚子浮在水面上，像一艘白色橡皮艇弹眼又发矇。后来在一宽阔水深的水库游泳时，面对陌生的超大水域，我一下没了方向。不远处看见秦老师亮眼的“白艇”引领，心定了不少，赶紧向其靠拢。

医学专家认为，游泳是水中的全身运动，对于促进身体肌肉增长、心肺功能改善、免疫能力提升、多种慢病防治等都具重要作用。夏日游泳，不仅由外而内及时祛除酷热暑气和烦躁，让人顿感神清气爽，强身健体之外，还与不少意外趣事、趣味碰杯，可谓利好多多！今年疫情连连，各大泳池停摆，我只好梦游为快。但愿疫情早日结束，让游泳爱好者重享水中好时光！

露的垂落，鸟儿的南飞。人性的善，是因为人对自身的满意而自然迸发的对他人的相助。道德是捆绑不出善的。善行的反射，是对行善之人最好的报答。所以常言道：“施比受有福。”所以，骆玉明教授说：“善良是一种祝福。”所以，“伪善”是最令人不齿的一个词。在孔子的心目中，“仁”较之善，是至高境界。而“仁”，孔子说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

去年年底的全国作代会，赵丽宏关注青年作家创作的发言独树一帜。黄永玉先生在多处回忆里，提到他20多岁初出茅庐之时，著名木刻家李桦对他的关心帮助，“一个太好的前辈！”

今年3月，跟同事喝茶聊天。同事的先生是某领域的专家，高级工程师。“单位在他退休后要继续聘用他，但他说，不要费那个钱！年轻人在工作中有问题，可以随时找到我！我随时可以帮助他们！”为同事

的先生喝彩。想想，同事本人，不也是这么个对所有小青年都热心相助的人么？

如果你也是爱惜年轻人的长辈，那么，继续——请无比地珍惜他们。



创意荷花（摄影）贝信号

母亲在家里到处挂小卡片，上面全记着要紧的事。如果不记，会遗憾，会乱套，会出事。都是些什么事呢？大事记，比如生日、祭日；小事记，比如买了啥，花了多少钱。大事记在卡片上，挂历上，本儿上；小事记在她分类好的卡片上，归纳到本儿上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数据库，万一人脑的退化涉及到某件事，查本儿。有些卡片用胶水粘在某处，比如灶台前，一眼能见“灶台上烧东西，坚决不离人！”；门背后留字“钥匙！钥匙！”……这是警钟常鸣的具体体现，人生教训到老了才深刻。

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母亲样样记，记了不一定有用，记了再说，记的时候全神贯注——时间打发走了。

老人就怕摔，一摔准出事。大半年前，母亲扫地时滑了一跤，大腿骨立断。母亲爱动，曾是最早的县政府女子篮球队主力，乒乓也打，骑车很溜……八十岁前，老年人的活动她都参加，之后骤减，八十五岁时对外宣布就留三样：搁腿、散步、打太极。腿一断，一切文体活动停止——最大的副作用是时光变慢，日子变得空荡荡。

母亲足足躺了三个月后，学使轮椅。这让她快活许多，慢慢就把轮椅玩转了，把空间从卧室延展到客厅，不久又扩大到室外。但椅子可以移动，人还是起不来。肢体没法多动，那就动脑，具体方式仍是记，记新闻，记气象，天下大事，远远近近她全记。西班牙更热，外地多处在发大水……这两天对气温全程跟踪，早上的预告，下午的实时温度，晚上总结并预言近期天气状况。说每天有雨结果滴雨未下，说有一个个台风半个没来，地球坏了！她说，如此疫情头一次看到，如此高温也是头一回碰到。

她对腿断已经不像初始那么懊恼了。疫情和高温影响了所有人的出行与活动，因此心平了不少。

我的腰痛最近老犯。见我起坐不自在的样子，母亲愣了愣，她觉得儿子老化得比她快，若不跌这一跤，说不定比儿子利索。

母亲老叹息听力渐衰，反应迟钝。可当这些现象在我和弟妹妹身上也出现时，她直叹规律不可逆，但会有早晚。

母亲说，这是规律

詹超音

健康